

程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世襲列傳第二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及後唐莊宗

即位避其廟諱改焉幼隸于汴之賈人李七郎梁祖以

季七郎為子賜姓名友讓梁祖嘗見季興于僕隸中其

耳目稍異命友讓養之為子梁祖以季興為牙將漸能

騎射唐天復中昭宗在岐下梁祖圍鳳翔日久眾議欲

班師獨季興諫止之語在梁祖紀中既而竟迎昭宗歸

京以季興為迎銜毅勇功臣檢校大司空行宋州刺史





從梁祖平青州改知宿州事遷潁州防禦使梁祖令復  
姓高氏擢為荆南兵馬留後荆州自唐乾符之後兵火  
互集井邑不完季興招葺離散流民歸復梁祖嘉之乃  
授節鉞梁開平中破雷彥恭于朗州加平章事荆南舊  
無外壘季興始城之遂厚斂于民招聚亡命自後僭臣  
于吳蜀梁氏稍不能制焉因就封渤海王嘗攻襄州為  
孔勅所敗及莊宗定天下季興來朝于洛陽加兼中書  
令時論多請留之郭崇韜以方推信義于華夏請放歸  
藩季興促程而去至襄州酒酣謂孔勅曰是行有二錯  
來朝一錯放迴二錯泊至荆南謂賓佐曰新主百戰方

得河南對勳臣誇手抄春秋又豎手指云我于指頭上  
得天下如此則功臣在一人臣佐何有且遊獵旬日不  
迴中外之情其何以堪吾高枕無憂矣乃增築西面羅  
城備禦敵之具時梁朝舊軍多為季興所誘由是兵衆  
漸多跋扈之志堅矣明年冊拜南平王魏王繼岌平蜀  
盡遷其寶貨浮江而下舡至峽口會莊宗遇禍季興盡  
邀取之明宗即位復請夔峽為屬郡初俞其請後朝廷  
除刺史季興上言稱已令子弟權知郡事請不除刺史  
不臣之狀既形詔削奪其官爵天成初命西方鄴興師  
收復三州又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總兵圍荆南以問其



罪屬霖潦班師三年冬季興病脚氣而卒其子從誨嗣  
立累表謝罪請修職貢由是復季興官爵謚曰武信

大典卷一萬八  
千三百一十一

從誨初仕梁歷殿前控鶴都頭鞍轡庫副使左軍巡使  
如京使左千牛大將軍荆南牙內都指揮使領濠州刺  
史改歸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傅初季興之將叛也從  
誨常泣諫之季興不從天成三年冬季興薨從誨乃上  
表謝罪復修職貢明宗嘉之尋命起復授荆南節度使  
兼侍中長興三年加檢校太尉應順中封南平王清泰  
初加檢校太師晉天福中加守中書令六年襄州安從

進反王師攻討從誨饋軍食以助焉詔書褒美尋加守  
尚書令從誨上章固讓朝廷遣使敦免竟不受其命時  
有科士言從誨年命有厄宜退避寵祿故也及契丹入  
汴漢高祖起義于太原問道遣使奉貢密有祈請言俟  
車駕定河汴願賜郢州為屬郡漢祖依違之及入汴從  
誨致貢求踐前言漢高祖不從從誨怒率州兵攻郢州  
旬日為刺史尹寶所敗自是朝貢不至從誨東通于吳  
西通于蜀皆利其供軍財貨而已年以鎮星在翼軫之  
分乃釋羅紈衣布素飲食節儉以禳災咎尋令人祈  
託襄州安審琦請歸朝待罪朝廷亦開納之漢乾祐元



年冬十一月以疾薨于位詔贈尚書令謚曰文獻子保  
融嗣位至荆南節度使守太傅中書令封南平王皇朝  
建隆元年秋卒謚曰貞懿其諸將之倚任者則有王保  
義保義本姓劉名去非幽州人少為縣吏粗暴無行習  
騎射敢鬪擊劉仁恭之子守奇善射唯去非以為能守  
奇以兄守光奪父位亡入契丹又自契丹奔太原去非  
皆從之莊宗之伐燕也守奇從周德威引軍前進師次  
涿州刺史姜行敏登陴固守去非呼行敏曰河東小劉  
即領軍來為父除兇爾何敢拒守奇免胄勞之行敏遙  
拜即開門迎降德威賞其功密告莊宗言守奇心不可

保莊宗召守奇還計事行次土門去非說守奇曰公不  
施寸兵涿郡周公以得非已力必有如簧之間太原不  
宜往也公家于梁素有君臣之分宜往依之介福萬  
全矣守奇乃奔梁梁以守奇為滄州留後以去非為河  
陽行軍司馬時謝彥章移去非為郢州刺史及莊宗平  
河洛去非乃棄郡歸高季興為行軍司馬仍改易姓名  
自是季興父子倚為腹心凡守藩規畫出兵方略言必  
從之乾祐元年夏高從誨奏為武泰軍節度留後依前  
荆南行軍司馬加檢校太尉後卒于江陵

永樂大典卷  
一萬八千一



保勗季興之幼子也鍾愛尤甚季興在世時或因事盛

怒左右不敢窺視唯保勗一見季興則怒自解故荆人

目之為萬事休皇朝建隆四年春卒是歲荆門之地不

為高氏所有則萬事休之言蓋先兆也永樂大典卷五

五代補高季興本陝州人為太祖裨將出為鄂

州防禦使時荆南成汭征鄂州不利而卒太祖命季興

為荆南苗後到未幾為武陵土豪雷彥恭作亂季興破

之遂以功授荆南節鉞莊宗定天下季興首入覲因拜

中書令封南平王初季興嘗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早發

至逆旅未曉有姬秉燭迎門具禮甚厚季興疑而問之

對曰妾適夢有人叩閤呼曰速起速起有裂土王來及

起盥漱畢秉燭開門而君子奄至得非所謂王者耶所

以不取喪慢尔季興喜及來荆南竟至封王高從誨

季興之廢子而處長為性寬厚雖土人不如也天成中

季興叛從誨力諫之不從及季興卒朝廷知從誨忠使

嗣亦封南平王初季興之事梁也每行軍常以愛姬張

氏自隨一旦軍敗携之而竄遇夜惛入深澗中時張氏

方始行遲季興恐為所累俟其寢酣以劍刺岸邊欲壓

殺之無後馳去既而岸欲崩張氏且驚起呼季興曰妾

適夢大山崩而壓妾身有神人披金甲執戈以手托之

遂免季興聞之謂必生貴子遂挈之行後生從誨梁

卷之九

永樂大典卷五

五



誰

吾耶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往而生不若去而死遂棄  
輜重與部曲趨健者數百人南走至鳳林園已昏黑于  
是斬關而去既而是夜三更向之急遽果至襄州劉訓  
料其去遠不可追而止自是季與怨憤以兵襲取復州  
之監利王沙二縣命震草奏請以江為界震又曰不可  
若愈則師必至矣非大王之利也季與怒卒使為之既  
而奏發未幾朝廷遣夏魯奇房知温等領兵來伐季與  
登城望之見其兵少喜欲開城出戰震復諫曰大王何  
不恩之甚耶且朝廷各以相吞噬為志但恨未見得其  
實大加以四方諸侯各以相吞噬為志但恨未見得其  
便耳若大王不幸或得以戰勝則朝廷徵兵于四方其  
難不欲仗順而起以取大王之土地耶如此則社稷任  
矣為大王計者莫若致書于主帥且以牛酒為獻然後  
上表自劾如此則庶幾可保矣不然則非僕之所知也  
季與從之果班師震之裨贊皆此類也洎季與卒于龍  
山別業自號處士從誨見名見騰黃牛直抵廳事前下  
呼從誨不以官闕但充名而已末年尤好篇詠與僧齊  
已友善貽之詩曰陳琳筆視甘前席角  
里烟霞憶共眠蓋以其高尚之趣也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

案通鑑作扶溝人歐陽史從薛史

少為水

工及蔡賊秦宗權作亂始應募從軍初隨孫儒渡淮陷

廣陵及儒敗于宣州殷隨別將劉建峯過江西連陷洪

鄂潭桂等州建峯盡有湖南之地遂自為潭帥頃之建

峯為部下所殺潭人推行軍司馬張信為帥時殷方統

兵攻邵州信曰吾才不及馬殷即牒殷付以軍府事殷

自邵州旋軍攜勞將士誅害建峯者數十人自為留後

久之朝廷命為湖南節度使遂有潭衡七州之地唐天

復中楊行密急攻江夏杜洪求援于荆南或汭舉舟師

援之時澧朗節度使雷彥恭汭出師襲取荊州載其寶

乘成



貨焚毀州城而去彥恭東連行密斷江嶺行商之路殷  
與高季興合勢攻彥恭于澧朗殺年擒之盡有其地乃  
以張信為朗州節度使由是兵力雄盛殷于梁貞明中  
為時姑息所求皆允累官至守太師兼中書令封楚王  
又上章請依唐秦王故事乃加天策上將軍之號又請  
官位內添置靜江武平寧遠等軍事皆從之既封楚王  
仍請依唐諸王行臺故事署置天官幕府有文苑學士  
之號知詔令之名總制二十餘州自署官吏征賦不供  
民間採茶並抑而買之又自鑄鉛鐵錢凡天下商賈所  
齎寶貨入其境者祇以土產鉛鐵博易之無餘遂致

一方

富盛窮極奢侈貢奉朝廷不過茶數萬斤而已于中原  
賣茶之利歲百萬計唐同光初首修職貢復授太師兼  
尚書令楚王天成初加守尚書令長興二年十一月十  
日薨于位時年七十八明宗聞之廢朝三日謚曰武穆  
子希毅嗣初殷微時隱隱見神人侍側因默記其形像  
及貴因謁衡山廟觀廟中神人塑像宛如微時所見者  
則知人之貴者必有陰物護之豈偶然哉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

百二十八  
以下原本殘闕

希範晉天福中授江南諸道都統又加天策上將軍  
州洞蠻彭士愁寇辰澧二州希範討平之士愁以五州



減

乞盟乃銘于銅柱希範自言漢伏波將軍援之後故鑄

銅柱以繼之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二十一 案此傳

史補高郁為武穆王謀臣莊宗素聞其名及有天下且

欲離間之會武穆王使其子希範入覲莊宗以希範年

少易激發因其敷奏敏速乃撫其背曰國入皆言馬家

社稷必為高郁所取今有子如此高郁安得取此耶希

範居常疾郁忽聞莊宗言深以為然及歸告武穆請誅

之武穆笑曰主上爭戰得天下能用機數以郁資吾霸

業破誅余汝誅郁若梁朝罷王彥章兵權也蓋遭此計必

不決禍在朝夕因使誣告郁謀反而族滅之自是軍中

之政往往失序識者痛之初郁與武穆俱起行陣郁合

且偕常以所居之井不甚清澈思所以澄汰之乃用銀

葉護其四方自內至外皆然謂之拓裏其奉養過差皆

此類也故莊宗得以妹尊自後陰晦中見郁後竟為所

遣爾馬希範武穆之嫡子性奢侈嗣位未幾乞依故

事置天策府僚屬于是擢從事有才行者有若都統判

官李鐸靜江府節度判官潘玘武安軍節度判官拓拔

垣都統掌書記李臯鎮南節度判官李莊昭順軍節度

判官徐收禮州觀察判官徐中雅靜江府掌書記鄭懿文武平

八 聖 婁



沒世而名不稱今遭逢接攘不能立功于天下反願志  
 數間屋宇乎誠可痛也自是思僅常快快文昭王夫  
 人彭氏封秦國夫人誰家婦女彭氏大怒索櫓子疾驅而  
 之長老問曰夫人誰家婦女彭氏大怒索櫓子疾驅而  
 歸文昭驚曰何歸之速也夫凡婦人皆不善之辭安得  
 對妾而發文昭笑曰此所謂禪机也夫宜答弟子是  
 彭家女馬家婦是則通其理矣何起之有乎夫人素負  
 才智耻不能對乃曰如此則妾所謂無見性也于是  
 赧數日石文德連州人形質陋好學尤工詩霸國  
 時屢獻詩求用文昭以其寢陋未嘗禮待文昭由是  
 憚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于門下其後文昭知之亦  
 兼怨王宅欲辱文德而逐之居無何秦國夫人彭氏  
 莞文昭傷悼乃命有學文者各撰挽詞文德亦獻十餘  
 篇其一聯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文昭覽之大驚  
 曰文德有此作用吾但以寢陋而輕之乃不如南宮小  
 兒却能知賢耶于是始召文德而愧謝之未幾承制授  
 水部員外郎充融州刺史文德晚尤好著述乃撰大唐  
 新纂十三卷多名人遺事詞雖不工事或可采時以多  
 聞許之何仲舉營道人美姿容年十三俊邁絕倫時

系

全

家貧輸稅不及限李臯為營道令怒之乃荷項孫獄將  
 憤楚焉或有言于臯曰此子雖非能為詩往往立間成  
 章明府一察之臯聞遽召而問曰汝有文且速敏令  
 援筆而成曰似玉乘投獄拋家去就柳可憐兩片木夾  
 却一枝花臯大驚因自為脫柳上廳與之抗礼自是仲  
 舉始鏡意就學天成中入洛時秦王為河南尹尤重士  
 仲舉與張抗江文蔚俱遊其門及其東薦也公舉數百  
 人獨以仲舉為擅場仲舉因獻詩曰碧雲章句總離手  
 紫府神仙盡點頭秦王大悅稱賞不已故一舉上第及  
 歸遇文昭為學士承制依唐太宗故事于天册府置十  
 學士以臯為學士之首且執政柄而仲舉自以出于臯  
 之門下雖策名中朝事臯未嘗暫懈臯感悅遂加引用  
 未幾與之同列及出又為金衡二州刺史先是湖南尤  
 多詩人其最顯者有沈彬廖凝劉昭高顏齊己虛中  
 之徒而仲舉在諸公間尤為輕淺惟李臯推許之往  
 往謝眾吟秋日晚望詩曰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斜陽  
 遇遠山以足扣地嘆曰何仲舉乃詩家之高逸者也諸  
 官見取舍其餘奴岳乃閭氣爾故仲舉感臯之見知卒  
 能自奮至于名節亦終始無玷論者以臯有知人之監



歐陽彬衡山人世為縣吏至彬特好學工于詞賦馬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携所著諸府求見之禮曰必有通名紙有掌客吏眾謂樊知客好賄陰使人謂彬曰其下之來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為地曰豈可乎彬耻以賄進竟不與既而樊氏起擲名紙于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為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于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歌于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既而竟不問彬嘆曰天下分裂之際斷徒負養皆能自奮我貧而至此耶計無所出思竄入鄰道但未有所向居無何聞西蜀恩將發彬遂謀入蜀且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詔不遂在于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可輕棄乎然士以功名為不于于此時圖之恐貽後悔今吾他適底幾有成功勿以為念瑞卿曰君于妾不可謂之無情然一旦不以妾自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之家財約數自滯雖不豐願分為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贈盡賂更求為駕船僕夫更許之既至蜀遂獻獨鯉

朝天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出為夔州節度使既領夔州武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于希範叙畴昔入蜀之由仍以衡山宗族為托希範得書大慙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下令搜訪草澤由是士無賢不肖悉謂皆延客之因彬所致也彬雅有風儀其為文辭近而理真聞之者雖不知書亦釋然曉之竟以此遇戴偃金陵人能為詩尤好規諷唐末羅亂游湘中值馬氏有國至文昭王以公子得位尤好奢侈起天策府構九龍金華等殿土木之工斤斧之聲晝夜不絕偃非之自稱玄黃子著漁父詩百篇以獻欲譏諷之故其句終把咽唯吞世界蓋因奢侈致危亡又曰若須拋却便拋却莫待風高更水深文昭覽怒一旦謂賓佐曰戴偃何如人為時賓佐不測以偃為文昭所重或對曰偃詩人章句深為流輩所推許方今在貧悴大王哀之置之髯參短簿之間足矣文昭曰數日敵前吾詩想其為人抵務以漁釣自娛爾宜賜碧湘湖便以遂其性亦優賢之道也即日使遷居湖上乃潛戒公私不得與之往還自是偃窮餓日至無以為計乃謂妻曰與汝結髮已生一男一女今度不惟能擠手溝壑亦恐首領不得完全宜分見遁去庶幾可免不然旦夕死矣于



是舉骸子與妻子約日彩多得兒彩少得女既擲偃彩  
 少乃携女相與慟哭而別偃將奔嶺南至永州會文昭  
 堯乃止其後不知所終李臯與弟節俱在湖南幕下  
 節亦有文學同光初馬氏武穆王授江南諸道都統詔  
 賜戰馬數百匹臯為謝表百餘字後思意艱澁時節在  
 側臯頌謂之曰嘗聞馬有旋風之隊如何得一事為對  
 昂曰馬既有旋風隊軍亦有偃月營何患耶臯欣然下  
 策云尋當偃月之營擺作旋風之隊表遂成論者以此  
 對最為親切僧洪道不知何許人通內外學道行尤  
 高大為時人所重天福中居于衡州石羊鎮山谷中馬  
 氏文昭王之嗣位也聞其名召于府使于報慈寺住持  
 洪不應命文昭堅欲致之督責州縣憂懼計無所出率  
 五七十人拱擁入州洪道知之乃引徒弟教革轉徙入  
 深山得一岩遂且止息然離旧居抵于山岩下則眾  
 鳥千和鳴而隨之州縣雖離舊或有相謂曰且深  
 山之眾鳥何故而鳴又教韻偃逸得非和尚在彼耶  
 試尋果得之于岩所父老再拜曰和尚佛之徒也佛不  
 遺眾生願大王崇重要與和尚相見報不應名竄入山  
 林于是和尚即得計矣而州縣是始點頭曰無勞擾而和  
 尚忍不為之開慈憫耶洪道于是始點頭曰無勞擾而和

為汝行矣及至府文昭以因待之未幾聖乞歸山文  
 昭知不可留乃許焉其後竟不知所終初洪道之入岩  
 也見一虎在穴乳二子徒弟大駭洪道叱曰無懼彼當  
 移去言訖虎脚二子趨出穴至行之所感也如此馬  
 希範常重一僧號報慈長老能入定觀人休咎希範因  
 問之曰吾于富貴固無遺恨但不知者壽爾吾師以為  
 何如報慈曰大王無憂當與佛齊年希範喜以為享壽  
 無窮及堯也止于四十九先是希範常嬉高郁之為人  
 因莊宗言而殺之至是方臨江觀競渡置酒未及飲而  
 希範忽驚起傾其弟曰高郁來希範亦驚曰高郁死久  
 矣大王勿妄言而希範血自鼻出是夕遂卒馬希範  
 卒判官李臯以希範同母弟希廣為天策府都尉撫御  
 尤非所長大校張少敵憂之建議請立希廣庶兄武陵  
 帥希且曰希處長負氣觀其所以不為都尉之  
 下加之在武陵九溪壑通好往來甚歡若不得立必引  
 軍為亂幸為思之李臯忽怒曰汝輩何知且先大王  
 為都尉俱為嫡嗣不立之却能用老婢兒可乎少敵曰國  
 家之事不可拘以途變而能通所以國長久也何嫡  
 庶之云乎若明公必立都尉當妙設方畧以制武陵使  
 恬然不動乃可不然則社稷去矣臯愈怒竟不從少敵



之謀少敵度無可奈何遂不長沙未幾希果以武陵  
反引洞溪蠻數路齊進遂之長沙而國滅一少敵之言  
解李臯自是湖南大亂未逾年而國滅一少敵之言  
初希臯之來也希臯以全軍付親校許可瓊使遂擊之  
可瓊親之衆長驅而至希臯奉佛聞之計無所出乃  
兼可瓊之衆長驅而至希臯奉佛聞之計無所出乃  
被緇衣引擐僧念誦之聲未輟其顛如此少敵之府  
人忽紛擾猶念誦之聲未輟其顛如此少敵之府  
以一也先是城中街無復槐矣又居人夜間好織草鞋  
外之聲聞于郊野俄有童謠云湖南城郭好織草鞋  
芒樹不載槐百姓奔竄無一事只是極芒織草鞋人無  
柳樹不載槐百姓奔竄無一事只是極芒織草鞋人無  
長少皆誦之未幾國亂百姓奔竄無一事只是極芒織  
九至是議者始悟蓋長街者通內外之路也槐者皆言  
懷也遠行所用蓋兄弟不睦以奔竄之象也馬希  
鞋者遠行所用蓋兄弟不睦以奔竄之象也馬希  
立不治國事數與僚吏縱酒為樂每筵會皆命廷擇者  
帳下所養有容貌希範素寵愛之每筵會皆命廷擇者  
坐諸官甚有在下者于是衆怒往與我等齊列何辱之  
有燕會唯用兵守門以防他虞今與我等齊列何辱之

甚耶其弟希崇因衆怒吐與其黨密發擒希日之  
于衡陽又自立未幾曰江南道袁州刺史邊錫乘其亂  
領兵來伐希崇度不能敵遂降先是長沙童謠云鞭打  
馬走不暇未幾果為邊錫所滅初錫嘗為僧以規湖南  
尤善弄鉞每侵晨必弄鉞行乞遇城往往擲起鉞以度  
門之高下及來湖南士庶頗有識之者廖氏虔州人  
縣人有子三人伯曰圖仲曰偃季曰凝圖凝皆有詩名  
偃驕勇絕倫由是豪橫遂為鄉里所憚江南名功臣鍾  
章為虔州刺史深嫉之于是圖與凝等議曰觀章所為  
但欲滅吾族矣若悉土不去禍且及矣于是領其族暨  
部等三千餘人具鎧仗號令而後行章不敢逐奔江  
南時武穆王在位見其衆威恐難制欲盡誅之或者曰  
大王姓馬而廖來歸厚者料也馬得料其勢必肥實國  
家大典之兆其可殺之乎武穆喜遂善待仍制下以凝  
為永州刺史圖為軍司馬偃以天策府列校仍賜莊  
宅于衡山自稱逸人偃能于馬上挺身而立取衣振  
奮而服之以示輕捷荆南高季興次子忘其名管親軍  
雲猛都謂之雲猛郎君聞偃名因兩境交兵請與偃  
偃欣然而往雲猛能用鎗見偃瘦小輕之馳騎而刺偃  
垂及之偃伴落馬雲猛勢未及止偃自後奮戈一擊



墮地因生擒之自是其名愈振故武穆王終世不為隣境所輕者偃之力焉至其子範嗣位九溪蠻叛命偃率兵討之為流矢所傷死于壘中凶訃至希範使人報其母張氏張氏不哭謂其使曰為妾謝大王舉家三百餘口受王分食解衣之賜雖盡死未足以報况一子乎望大王勿以為念希範聞而嘆曰廖氏有此母欲不與其可得乎于是厚加存恤仍遣使召凝任為從事至希範薨國亂為江南所滅遂遷金陵唐主授以水部員外郎為洪州建昌縣令未幾又遷江州團練使疑為人不羈好恢諧嘗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因曰如此裴說乃劫墳賊耳聞者笑之在江州盛夏嘗患体燥乃以一大桶盛冷水坐于其間或至終日雖賓友謁見出露其首與之談笑其筒率如此先是凝嘗夢人以印授之拜捧之際其印缺其一角凝不能測及授江州之命始悟曰印缺一角蓋偏禪之象也團練副使不亦宜乎時人異之

劉言本朗州之牙將也初馮氏舉族為江南所俘朗州無帥眾乃推列校馬光惠為武平軍留後光惠署言

為副使既而光惠就荒僭侈軍情不附遂行廢黜以言代光惠為留後時周廣順二年秋也言既立北則遣使奉表于周太祖東亦上章于江南李景求正授旄鉞景未之許時邊鎬據湖南潛遣人賫金帛說誘武陵谿洞諸蠻欲合勢以攻朗州會李景降偽詔徵言赴金陵言懼不從偽命以其年冬十月三日與其節度副使王進逵行軍司馬何敬真都指揮使周行逢等同領舟師以襲潭州九日攻拔益陽寨殺淮軍數千人十三日至潭州城下是夕邊鎬領其部眾棄城東走進逵敬真遂入據其城言乃遣牙將張崇嗣奉表于周太祖且言潭州兵



卷之四  
戈之後焚燒殆盡乞移使府于朗州從之詔升朗州為  
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廣順三年春正月制以言為檢  
校太師同平章事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制置  
武安靜江等軍事又以王進遠為武安軍節度使何敬  
真為靜江軍節度使並檢校太尉以周行逢領集州刺  
史充武安軍節度行軍司馬未幾言遣何敬真帥軍南  
擊廣賊敬真失律奔歸潭州為王進遠所殺其年秋進  
遠奏劉言與淮賊通連差指揮使鄭玟部領兵士欲併  
當道鄭玟為軍衆所執奔入武陵劉言尋為諸軍所廢  
臣已至朗州安撫訖周太祖詔劉言宜勒歸私第晏王

進遠取便安置言尋遇害朝廷乃正授進遠朗州節制  
顯德元年秋制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周行逢為鄂州節  
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加檢校太尉三年春正月世宗  
將伐淮南詔進遠率兵入江南界二月進遠準詔而行  
仍遣部將潘叔嗣領兵五千為先鋒行及鄂州界叔嗣  
迴戈以襲朗州進遠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嗣遽攻其  
城進遠敗為叔嗣所殺遣人詣潭州請周行逢至朗州  
斬叔嗣于市其年秋七月制以行逢為朗州大都督充  
武平軍節度使加兼侍中自是潭朗之地遂為行逢所  
有皇朝建隆初就加中書令四年行逢卒三軍立其子



保權為帥未幾朗軍亂求救于朝廷及王師平定荆湖保權入朝由是湖湘之地盡為王土矣

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九

錢鏐杭州臨安縣人少拳勇喜任俠以解仇報怨為事唐乾符中事于潛鎮將董昌為部校屬天下喪亂黃巢寇嶺表江淮之盜賊羣聚大者攻州郡小者剽閭里董昌聚眾恣橫于杭越之間杭州八縣每縣召募千人為一都時謂之杭州八都以遏黃巢之衝要時有劉漢宏者聚徒據越州自稱節度使攻收鄰郡潤州牙將薛朗逐其節度使周實自稱留後唐僖宗在蜀詔董昌討伐昌以軍政委鏐率八都之士進攻越州誅漢宏迴戈攻

潤州擒薛朗江浙平董昌為浙東節度使越州刺史表鏐代已為杭州刺史唐景福中朝廷以李鋌為浙江西道鎮海軍節度使時孫儒楊行密交亂淮海烟塵數千里鏐常率師以為防捍孫儒據宣州不敢侵江浙由是鏐勲名日著久之李鋌終不至治所朝廷以鏐為鎮海軍節度仍移潤州軍額于杭州為治所又立威勝軍于越州董昌為節度使昌漸驕貴自言身應符讖又為祇人王百藝所誑僭稱尊號乃于越州自稱羅平國王年號大聖偽命鏐為兩浙都將鏐不受命以狀聞唐昭宗命鏐討昌乾寧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越州擒昌以獻



朝廷嘉其功賜鏐鐵券又除宰臣王溥為威勝軍節度使而兩浙士庶拜章請以鏐兼杭越二鎮朝廷不能制因而授之改威勝軍為鎮東鏐乃兼鎮海鎮東兩藩節制鏐既兼兩鎮精兵三萬而楊行密連歲興戎攻蘇湖潤等州欲兼并兩浙累為鏐所敗亦為行密侵盜數州而鏐所部止一十三州而已天復中鏐大將許再思徐綰叛引宣州節度使田頔謀襲杭州田頔等率師掩至城下鏐激厲軍士一戰敗之生擒徐綰田頔遁走鏐于臨安故里興造第舍窮極壯麗歲時遊于里中車徒雄盛萬夫羅列其父寬每聞鏐至走竄避之鏐即徒步訪寬

請言其故寬曰吾家世田漁為事未嘗有貴達如此爾今為十三州王三面受敵與人爭利恐禍及吾家所以不忍見汝鏐泣謝之鏐于唐昭宗朝位至太師中書令本郡王食邑二萬戶梁祖革命以鏐為尚父吳越國王梁末帝時加諸道兵馬元帥同光中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初莊宗至洛陽鏐厚陳貢奉求為國王及玉冊詔下有司詳議群臣咸言玉簡金字唯至尊一人錢鏐人臣不可又本朝以來除四夷遠藩羈縻封拜或有國王之號而九州之內亦無此事郭崇韜尤不容其僭而樞密承旨段徊姦倖



用事能移崇韜之意曲為鏐陳情崇韜僂從之鏐乃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名目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命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其叅佐稱臣僭大朝百寮之號但不改年號而已偽行制冊加封爵于新羅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冊焉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誨用事鏐嘗與重誨書云吳越國王謹教書于某官執事不叙暄涼重誨怒其無禮屬供奉官烏昭遇使于兩浙每以朝廷事私于吳人仍目鏐為殿下自稱臣謁鏐行舞蹈之禮及迴使副韓玘具述其事重誨因削鏐元帥尚父國王之號以太師致仕久之其子元瓘等上表

通

陳叙時淮寇攻剽荆南明宗疑其同惡因降詔詰之元瓘等復遣使自淮南間道上表云竊念臣父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臣鏐爰自乾符之歲便立功勞至于天復之初已封茅土而殄稽山之僭偽頻叨鳳詔之褒崇賜鐵券而礪岳帶河藏清廟而銘鐘鏤鼎歷事列聖錫誠累朝罄臣節以無虧荷君恩而益重楚茅吳柚常居羣后之先亦酌黃龍不在諸方之後雲臺寫像盟府書勲戮力本朝一心體國常誠臣兄弟曰汝等諸子須記斯言老父起自諸軍早平多難素推忠勇實効辛勤遂蒙聖主之疇庸獲忝真王之列壤恒積滿盈之懼豫



懷燕翼之憂蓋以恩禮殊尤寵榮抗極名品既逾于  
五等春秋將及于八旬不諱之諛爾當靜聽而况手殲妖  
亂親覩興亡豈宜自為屬階更尋覆轍老身猶健且作  
國王之呼嗣子承家但守藩臣之分臣等鯉庭灑袂鴈  
序書紳中心藏之敬聞命矣頃以濟陰歸邱梁苑稱尊  
所在英雄遞相倣效互起投龜之詔皆與逐鹿之謀唯  
臣父王未嘗隨例從微至著悉蒙天子之絲綸啟土封  
王自守諸侯之土宇乙酉歲伏蒙莊宗皇帝遙降玉冊  
金印恩加曲阜營丘顯自大朝來封小國遂有強名之  
改補實無干紀之包藏兼使人徐筠等進貢之時禮儀

爽

有失尚蒙赦宥未寘典刑敢不投杖責躬負荆請罪  
且乖為臣之禮誠乖事上之儀夙夜包羞寢食俱廢捧  
詔而神魄戰慄拜章而芒刺交并伏以皇帝陛下濬哲  
文思含弘光大智周萬物日闢四方既容能改之非許  
降自新之路將功補過捨短從長矧茲近代相持豈足  
立機遠料且臣本道與淮南雖連疆畛久結仇讎交惡  
尋盟十翻九覆縱敵已逾于三紀弭兵終僅于數年諒  
非唇齒之邦真為腹心之疾今奉詔書責問合陳本末  
端由布在衆多寧煩覲縷彼既人而無禮此亦和而不  
同近知侵軼荆門乖張事大倘王師之問罪願率衆以



齊攻必致先登廢觀後劾橫秋鵬鷺祇待指呼躍匣蛟  
 龍誓平讐隙令則訓齊棲櫓淬礪戈鋌決副天威冀明  
 臣節伏以臣父王鏐已于汎海繼有飛章陳父子之丹  
 誠高懸皎日展君臣之大義上指圓穹其將修貢賦于  
 梯航混車書而表率如虧奉職自有陰誅今春已具表  
 章未蒙便賜俞允地遠而經年方達天高而滌懇難通  
 伏乞聖慈曲行明命凌霜益翠始知松柏之心異日成  
 功方顯忠貞之節臣元璿等無任感激祈恩戰懼依投  
 之至謹遣急脚間道奉絹表陳乞奏謝以聞明宗嘉之  
 乃降制復授鏐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未幾

又詔賜上表不名葉五代會要載長興二年四月詔曰周榮呂望有尚父之稱漢重蕭何有

不名之禮錢鏐冠公侯之位統吳越之封宜示異恩俾當繹禮其錢鏐宜賜不名鏐在杭州垂

四十年窮奢極貴錢塘江舊日海潮通州城鏐大庀工

徒鑿石填江又平江中羅刹石悉起臺榭廣郡郭周三

十里邑屋之繁會江山之雕麗實江南之勝槩也鏐學

書好吟咏江東有羅隱者有詩名聞于海內依鏐為參

佐鏐嘗與隱唱和隱好詼諷嘗戲為詩言鏐微時騎牛

操挺之事鏐亦怡然不怒其通怨也如此鏐雖季年荒

逸然自唐朝于梁室莊宗中興以來每來揚帆越海貢

奉無闕故中朝亦以此善之鏐以長興三年三月二十



八月薨年八十一制曰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  
國王錢鏐累朝元老當代賢勳位已極于人臣名素高  
于簡冊贈典既無其官爵易名宜示其優崇宜令所  
謚以王禮葬仍賜神道碑謚曰武肅鏐初事董昌時年  
甫壯室性尚剛烈有儒士謁于主帥已進刺矣見鏐稍  
息鏐怒投之羅刹江及典謁者將召鏐詐云客已拂衣  
去矣及爲帥時有人獻詩云一條江水檻前流鏐不悅  
以爲譏已尋害之迨于晚歲方愛人下士留心理道教  
十年間時甚歸美鏐尤恃崇盛分兩浙爲數鎮其節制  
暑而後奏左右前後皆兒孫甥姪軒陛服飾比于王者

兩浙里俗咸曰海龍王梁開平中浙民上言請爲鏐立  
生祠梁太祖許之令翰林學士李琪撰生祠堂碑以賜  
之至今蒸黎饗之子孫保之斯亦近代之名王也

永樂大典

卷一萬八千  
一百二十五

元瓘鏐第五子也起家爲監鐵發運巡官表授尚書金  
部郎中賜金紫天復中本州裨校許再思等爲亂構宣  
州節度使田頔令兵奄至鏐擊敗再思與頔通和頔要  
盟于鏐鏐徧召諸子問之曰誰能爲吾爲田氏之壻  
者例有難色時元瓘年十六進曰唯大王之命由是就  
親于宣州唐天祐初承制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內牙



將指揮使數年之間伐叛禦寇大著勲績梁貞明四年夏鏐大舉伐吳以元瓘為水戰諸軍都指揮使戰棹抵東洲吳人以舟師拒戰元瓘為大筏順風揚灰以塞之白晝如霧吳師迷方遂敗之擒軍師彭彥章並軍校七十餘人得戰艦四百隻吳人知不可校通好于鏐以功奏授鎮海軍節度副使檢校司徒梁末遷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後唐同光初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鎮東等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時鏐自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吳越國王及鏐為太師致仕元瓘累貢章數乞復舊號唐明宗許之鏐既年高欲立

嗣名諸子使各論功請讓于元瓘及鏐病名將吏謂之曰余疾不起兒皆愚懦恐不能為爾帥與爾輩決矣帥當自擇將吏號泣言曰大令公有軍功多賢行仁孝已領兩鎮王何苦言及此鏐曰此渠定否皆曰眾等願奉賢帥即出符鑰數篚于前謂元瓘曰三軍言爾可奉領取此鏐薨遂襲父位唐長興四年遣將作監李鑄起復元瓘官爵又命戶部侍郎張文寶授兼尚書令清泰初封吳王二年封越王天福元年賜金印三年封吳越國王五年加天下兵馬元帥六年授天下兵馬都元帥其年夏有疾秋府署災焚之一空乃移于他所其骸皆隨



而發為元瓘因驚悸發狂以是歲八月二十四日薨年  
五十五歲謚曰文穆元瓘幼聰敏長于撫馭臨戎十五  
年決事神速為軍民所附然奢僭營造甚于其父故有  
回祿之災焉元瓘有詩千篇編其尤者三百篇命曰錦  
樓集浙中人士皆傳之于佐為嗣永樂大典卷四  
千六百九十二  
佐字宏祐元瓘薨遂襲其位晉天福末制授檢校太師  
兼中書令吳越王仍篆玉為冊以賜之前代玉冊冊夷  
王有之偽梁時欲厚於鏐首為式例故因而不改俄授  
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時以建安為淮寇所攻授東南  
面兵馬都元帥佐尋遣舟師進討淮人大敗以功加守

珍貴

太師漢高祖入汴佐首獻珠。表率東道漢祖嘉之授  
諸道兵馬都元帥佐居列土凡七年境內豐阜父祖三  
世皆為元帥時以為崇漢初以疾卒于位謚曰忠獻佐  
幼好書性溫恭能為五七言詩凡官屬遇雪月佳景  
必同宴賞由此士人歸心其班品亦有丞相已下名籍  
而祿給甚薄罕能自濟每朝廷降吏則去其偽官或與  
會則公府助以僕馬處事齷齪多如此類然航海所入  
歲貢百萬王人一至所遺至廣故朝廷寵之為羣藩之  
冠佐有子昱年五歲未任庶務乃以其弟侔襲位永樂  
大典  
卷四千六百九十二



徐性敏嚴毅未立時常以佐性寬善疑掌兵權者難制  
及代佐為帥以禮法繩下宿將舊勳不甚優禮大將  
胡進思頗不平之乃密與親軍謀去徐漢祖入汴之歲  
十二月進思率甲士三百人譟突入衙署徐闔戶以拒  
之左右與之格鬪盡為進思所殺遂遷徐于別館以甲  
士援送幽于衣錦軍立徐異母弟俶為帥其年夏買進思  
疽發背而卒越人快之以為陰靈之誅逆也

永樂大典卷四十六

百九十二

俶元瓘之子徐之異母弟也俶既為軍校所幽時俶為  
温州刺史眾以無帥遂迎立之時漢乾祐元年正月十

師

五日也其年八月始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鎮海鎮

東等軍節度使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周廣順中累官至

守尚書令中書令吳越國王皇朝建隆初復加天下兵

馬大元帥其後事具皇朝日歷

永樂大典卷四十六

錢鏐封吳越國王後大興府署版築斤斧之職晝夜不絕  
士卒怨嗟或有中夜潛用白土書于門曰沒了期侵早  
起抵暮歸鏐一見欣然遽命書吏亦以白土書數字于  
其側曰沒了期春衣纒罷又冬衣時人以為神輔自是  
怨嗟頓息矣僧昭者通于術居兩浙大為錢塘錢鏐  
鏐所礼謂之因史一旦詣鏐有宮中小兒嬉于側墜下  
錢鏐數十文鏐見謂之曰速收慮人恐踏破汝錢昭笑曰  
汝錢欲踏破須是牛即可鏐喜以為社稷堅牢之義後  
至會孫俶舉族入朝因而國除俶年屬丑為牛可謂牛  
踏錢而破矣錢鏐末年慮双目有醫人不知所從來  
自云累世醫內外障眼其術善于用針無不效者鏐聞  
召而使觀之醫人曰可治然大王非常人患殆天與之



若醫是遠天地也恐無益于壽幸思之鏗曰吾起自行  
伍跨有方面富貴足矣但得兩眼見物為鬼不亦快乎  
既而下手莫不應手豁然鏗喜所賜動以萬計醫人皆  
辭不受明年鏗卒僧契盈聞中人通內外學性尤敏  
連廣順初遊戲錢塘一旦隱吳越王道碧浪亭時湖水  
初滿舟楫輻輳望之不見其首尾王喜曰吳國地去京  
師三千餘里而誰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可謂三千里  
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時人謂之佳對望江南未通  
兩浙貢賦自海路而至  
青州故云三千里也

史臣曰自唐末亂離海內分割荆湖江浙各據一方翼  
子貽孫多歷年所夫如是者何也蓋值諸夏多艱王風  
不競故也洎皇宋之撫運也因朗陵之肇亂命王師以  
有征一矢不亡二方俱服遂使瑤琨篠簜咸遵作貢之  
文江漢灘漳盡鼓朝宗之浪夫如是者何也蓋屬大統

有歸人寰允洽故也唯錢氏之守杭越逾八十年蓋事  
大勤王之節與荆楚湖湘不侔矣  
永樂大典卷五千五百三十八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僭偽列傳第一

楊行密廬州人少孤貧有膂力日行三百里唐中和之

亂天子幸蜀郡將遣行密徒步奏事如期而復案北夢

鄭縻嘗與楊行密為本州步奏官先啓初秦宗權授淮右潁寇廬壽部

將募能致戰擒賊者計級賞之行密以膽力應募往必

有獲得補為隊長行密乃自募百餘人皆魁勇無行者

殺郡將自權州兵郡將即以符印付之而去朝廷因正

授行密廬州刺史光啟三年揚州節度使高駢失政委



明

任妖人呂用之革牙將畢師鐸懼為用之所譖自高郵起兵以襲廣陵為用之所却乃乞師于宣州秦彥且言事克之日願以揚州帥之彥先遣將秦稠以兵三千人助師鐸攻陷廣陵高駢署師鐸為行軍司馬未幾秦彥率大眾并家屬渡江入揚州軍府自稱節度使初揚州未陷呂用之詐為高駢檄徵兵于廬州及城陷行密以軍萬人奄至畢師鐸之入廣陵也呂用之出奔于外至是委質于行密行密攻廣陵營于大時寺秦畢出兵以攻行密之營短兵相接行密偽遁秦畢之兵爭入其柵以取金帛行密發伏兵以擊之秦畢大敗退走其壁自

啗

鉞

是不復出戰其年九月秦畢害高駢于幽所少長皆死同坎瘞于道院北垣下行密攻圍彌急城中食盡米斛四十千居人相隔畧盡十月城陷秦畢走東塘行密入廣陵輦寨之粟以食飢民即日米價減至三千十一月秦賊孫儒以眾萬人自淮西奄至還據外寨行密輜重牛羊軍食未入城者皆為儒所有時秦軍來自東塘與儒軍合自是西門之外復為敵境矣初呂用之遇行密于天長紹行密曰用之有白金五千擬瘞于所居之廡下寇平之日願備將士倡樓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閱兵用之在側謂用之曰僕射許此輩銀何負心也遽命斬



將

于三橋之下夷其族行密既有廣陵遣使至大梁陳歸附之意是時梁祖兼領淮南乃遣牙將張廷範使于淮南與行密結盟尋遣行軍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令郝郭言以兵援送行密初則厚禮廷範及聞李璠之行密恃然有拒命意廷範惧易衣夜遁遇梁祖于宋州備言行密不軌之心酌其兵勢未可圖也乃追李璠等還即表行密為淮南留後文德元年正月孫儒殺秦彥畢師鐸于高郵引軍襲廣陵下之儒自稱節度使行密收其眾歸于廬江十一月梁祖遣大將龐師古自潁上渡淮討孫儒之亂師古引兵深入淮甸不利還龍紀元年

孫儒出攻宣州行密乘虛襲據揚州北通時溥孫儒引兵復攻行密大順元年行密危蹙率眾夜遁出據宣州儒復揚州二年乃蒐練兵甲以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卧病為部下所致送于行密殺之行密自宣城長驅入于廣陵盡得孫儒之眾自光啟末高駢失守之後行密與畢師鐸秦彥孫儒遞相窺圖六七年中兵戈競起八州之內鞠為荒榛園復數百里人烟斷絕行密既併孫儒乃招合遺散與民休息政事寬閑百姓使之蒐兵練將以圖霸道所得孫儒之眾皆淮西之驍果也選五千人養于府第厚其衣食驅之即戰靡不

幅

入



爭先甲冑皆以黑繒飾之命曰黑雲都乾寧二年行密  
盡有淮南之地昭宗乃降制授行密淮南節度副大使  
知節度使管内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  
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  
國弘農郡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四年梁祖平  
兗鄭朱瑾及沙陁將李承嗣史儼等皆奔淮南行密待  
之優厚任以為將瑾與承嗣皆位至方伯是歲行密縱  
兵侵掠鄰部兩浙錢鏐江西鍾傳鄂州杜洪皆遣使求  
救於梁梁祖遣朱友恭率步騎萬人渡江取便討伐行  
密先令都將瞿章據黃州及梁師至即棄郡南渡固守

武昌寨行密遣將馬珣以精兵五千助之友恭與杜洪  
大破其衆遂拔武昌寨擒瞿章并淮軍三千餘人獲馬  
五百匹淮夷大恐八月梁祖遣葛從周領步騎萬人自  
霍丘渡淮遣龐師古率大軍營于清口淮人決堰縱水  
流潦大至又令朱瑾率勁兵以襲汴軍汴軍大敗師古  
死之葛從周聞師古之敗自濠梁班師至潁河為淮人  
所乘諸軍僅得北歸光化二年行密年已下張歸厚禦  
之而退天復三年青州王師範叛乞師于淮南行密遣  
將王景仁帥師二萬以援之攻討密州七月梁祖大破  
師範及景仁之衆景仁遁還追至輔唐殺數千人進取

北侵遺



密州天祐元年十一月淮人攻光州梁祖率軍抵霍丘  
畧于廬壽之境淮人遁去二年正月進攻壽州淮人閉  
壁不出大掠而還是月行密攻陷鄂州擒節度使杜洪  
戮于揚州市果之戍兵數千人亦陷焉其後江西鍾傳  
宣州田頌俱為行密所併三年行密以疾卒于廣陵及  
其子渭僭號為追尊為太祖武皇帝永樂大典卷六千五十一  
涇字奉天行密長子也行密卒涇遂襲偽位自稱吳王  
委軍政于大將張顥涇性猜忍不能御下天祐五年六  
月涇為將張顥所殺納款于梁遂自稱留後委別將徐  
溫握兵權居無何溫復殺顥立行密次子渭為主及渭

涇

僭號為追尊為景帝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十一

渭涇之弟也既立政事咸委于徐溫時溫為鎮海軍節

度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乃于上元縣置昇州盛開幕

府自握兵柄于上流其子知訓等于揚州居以秉政凡

十餘年溫乃冊渭為天子國號大吳改唐天祐十六年

為武義元年渭以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事事渭僭

號凡三年而卒謚為惠帝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十一

溥行密幼子也初封丹陽王渭卒徐溫乃推溥為主復

僭偽號唐同光元年莊宗平梁遷都于洛陽十二月溥

遣使章景來朝稱大吳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其辭



旨卑遜有同箋表明年八月又遣其司農卿盧蘋貢方  
 物及獻貞簡太后珍玩莊宗命左藏庫使王居敏通事  
 舍人張朗等以名馬報之郭崇韜之平西川也淮人大  
 懼將去偽號稱藩於唐時崇韜欲陳舟師下峽為平吳  
 策會崇韜既誅洛城有變淮人聞之比屋相慶明宗募  
 嗣溥復遣使修好安重誨奏曰楊溥既不稱藩無足與  
 之抗禮來偵國情不如辭絕乃館其使不受所貢遣之  
 唐天成二年十月徐溫卒追封為齊王溫之養子李昇  
 代溫佐輔秉政數年位至太尉中書令錄尚書事襲封  
 齊王偽加九錫晉天福二年溥不得已遜位于昇昇遷

子

溥于潤州築丹陽宮以處之溥自是服羽衣習辟穀之  
 術年餘以幽死昇又遷其族于海陵吳人謂其居為永  
 寧宮周顯德中李景聞周師渡淮慮其為變使人盡殺  
 之自唐大順二年行密始有淮南之地至溥遜位凡四

十七年而亡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一十一 五代史補楊

行密常命宣州刺史田頌兵圍錢塘錢鏐  
危急遣其元璋修好于行密元璋風神俊邁行密見之  
甚喜因以其女妻之遂命罷兵初頌之圍城也常遣  
使候錢鏐起居鏐厚待之將行復與之小飲時羅隱皮  
日休在坐意以頌之師無能為也且欲訛之于是日休  
為令取一字四面被圍而不失其本音因曰其字上加  
草為其菜下加石為其子左加玉為其玉右加月為其  
會羅隱取其字上加邑為其邑使者取亡字訛錢鏐必亡  
上草為其下加心為其忘右加邑為其去未幾頌果班師先  
必不通合坐皆嘻笑之使大慙而去未幾頌果班師先



是行密與鏐勢力相敵其為忿怒雖水火之不若也行  
密常命以大索為錢貫號曰穿錢眼鏐聞之每歲命以  
大斧科柳謂之斫楊頭至是以元璋  
通婚二境漸睦穿眼斫頭之論始止

李昇本海州人偽吳大丞相徐溫之養子也溫字敦美  
亦海州人初從淮南節度使楊行密起兵于廬州漸至  
軍校唐末青州王師範為梁祖所圍乞師于淮南楊行  
密發兵赴之溫時為小將亦預其行師次青之南鄙師  
範已敗淮兵大掠而還昇時幼穉為溫所虜溫愛其惠  
黠遂育為己子名曰知誥天祐初行密卒其子渥嗣會  
左衛都指揮使張顥殺渥欲歸命于梁溫謂顥曰此去  
梁國往復三千里不月餘事不成軍國未有主無主將

亂不如有所立徐圖其事顥然之乃立渥弟渭為帥溫  
尋殺顥渭為授溫常州刺史檢校司徒溫留廣陵遣昇  
知州事是歲唐天祐五年也七年丁母憂起復授檢校  
太尉溫州刺史充本州團練觀察八年宣州叛溫與都  
將柴再用討平之加同中書平章事充淮南行軍司馬  
內外馬步都指揮使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  
十二年八月溫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政事加溫鎮  
海軍管內水陸馬步軍都軍使兼寧國軍節度宣歙池  
等州觀察使時昇為溫屬郡昇州刺史乃大理郡解溫  
表移其府于金陵偽授昇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鎮海軍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昇為鎮海軍節度副使行潤  
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十五年知訓授淮南行軍副使  
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通判府軍事居無何知訓為大  
將朱瑾所殺溫以昇代知政事明年溫冊楊渭為天子  
僭稱大吳改唐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十八年渭死  
溫聞之自金陵馳歸揚州夜入廣陵議有所立或有希  
溫旨言及蜀先主遺命諸葛亮之事溫厲聲曰若楊氏  
無男有女當立矣無得異議由是羣心乃定遂迎丹陽  
王溥于潤州以其年六月十八日即偽位改元為順義  
自是溫父子愈盛中外共尊其國楊氏主祭而已溫

累官至蜀忠定難建國功臣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等軍節度宣歙池等州管內營田  
觀察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金陵尹東海  
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五百戶偽順義七年改乾貞元年  
即後唐天成二年其年十月二十三日溫卒偽贈大元  
帥追封齊王謚曰忠武昇前夢溫負登山逾月溫卒昇  
乃偽授輔政興邦功臣知內外左右事開府儀同三司  
守太尉中書令宣城公昇自年朱瑾之亂遂政吳改天  
成四年偽吳改太和元年是歲昇出鎮金陵尋封東海  
王至清泰二年改天祚元年其年以金陵為齊國封昇



為齊王乃追謚溫為忠武王廟號太祖昇又進位太尉  
錄尚書事留鎮金陵以其子景總政于揚州為東都昇  
開國依齊梁故事用徐玠為齊國右丞相宋齊立為左  
丞相以為謀主偽吳天祚二年楊溥遜位于昇國號大  
齊改元為昇元建都于金陵時晉氏天福二年也昇乃  
冊楊溥為讓皇其冊文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冊皇帝  
為高尚思元弘古讓皇云仍以其子遙領平盧軍節度使  
遷于海陵昇自云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之裔唐天寶  
末安祿山連陷兩京玄宗幸蜀詔以璘為山南嶺南黔  
中江南四道節度採訪等使璘至廣陵大募兵甲有窺

圖江左之意後為官軍所敗死于大庾嶺北故昇指之  
以為遠祖因還姓李氏始改名昇國號大唐尊徐溫為

義祖僭位凡七年子景立承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九十

景本名璟及將臣于周以犯廟諱故改之昇之長子也

案鈞硯立談云烈祖一日晝寢夢一黃龍出殿之西楹  
矯首內向窺向狀烈祖驚起使人偵之預見元宗方倚  
楹而立遣人候上動靜  
于是立嫡之意遂決卒乃襲偽位改元為保大以

仲弟遂為皇太子季弟達為齊王仍于文樞前設盟約

兄弟繼景僭號之後屬中原多事北土亂離雄據一方

行餘一紀其地東暨衡婺南及五嶺西至湖湘北據長

淮凡三十餘州廣袤數千里為其所有近代僭竊之地



最為強盛又嘗遣使私賂北戎俾為中國之患自固偷

安之計案南唐書云契丹遣二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貶廢黜吾主欲與唐結先世之好將冊

君為中原主嗣王曰孤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宗阻隔若尔主不忘先好惠賜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

之周顯德二年冬世宗始議南征以宰相李穀為前軍

都部署是冬周師圍壽春三年春世宗親征淮甸大敗

淮寇于正陽遂進攻壽州尋又令上敗何延錫于渦口

擒皇甫暉于滁州景聞之大惧遣其臣鍾謨李德明等

奉表于世宗乞為附庸之國仍歲貢百萬之數又進金

銀器帶及犒軍牛酒未幾又遣其臣孫晟王崇質等奉

表修貢且言景願割淝壽泗楚光海等六州之地隸于

章

大朝乞罷攻討世宗未之許時李德明等見周師急攻

壽春慮不能保乃奏云寬臣等五月之誅容臣等自往

江南取本國表舉江北諸州盡獻于大朝世宗許其

行久之德明等不至乃權議迴壘唯留偏師數千圍守

壽春而已四年春世宗再駕南征三月大敗江南援軍

于紫金山尋下壽州乃命班師是歲冬十月世宗復臨

淮甸連下濠泗二郡進攻楚州明年春正月拔之遂移

幸揚州駐大軍于迎銜將議濟江景聞之自謂亡在朝

夕乃欲謀傳位其世子使稱藩于周案南唐書正遣其月改元交泰

臣陳覺奉表陳情且順世宗之旨焉覺至世宗召對于



御怪是時江北諸州唯廬舒蘄黃四郡未下世宗因謂  
 覺曰江南國主若能以江北之地盡歸于我則朕亦不  
 至窮兵黷武覺聞命忻然即遣人過江取景表以廬舒  
 蘄黃等四州來上乞畫江為界仍歲貢地征數十萬世  
 宗許之乃還京自是景始行大朝正朔上章稱唐國主  
 臣景累遣使修貢亦不失外臣之禮焉皇朝建隆二年  
 及景以疾卒于金陵時年四十六以其子煜襲偽位其  
 後事具皇家日歷

承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一  
 代史補李昇本為徐溫所養溫殺張

編權出于己自稱大丞相昇為潤州節度昇始為宣州  
 及得潤州甚快快將白溫辭之宋齊丘素與昇善因謂  
 昇曰知訓驕倨不可大用殆必有損足焚巢之患宜州  
 去江都遠難為應潤州方隔一水亦不急則可以立功

慎勿辭也昇聞之釋然遂行至潤州未幾知訓果為朱  
 瑾所殺是夜江都亂火先巨天昇望之曰宋公之言中  
 矣遂引軍渡江盡誅朱瑾之黨後解甲去備以待徐溫  
 溫至且喜且怒謂昇曰猶幸汝在潤州不然吾家大事  
 將去矣汝于兄弟中有大功者耶即日用昇為左僕射  
 知政事以代知訓昇善于撫御內外之心翕然而歸之  
 故徐溫卒未幾而江南遂為昇所有先是江南童謠云  
 東海鯉魚飛上天東海即徐之望也李者鯉也蓋言李  
 昇一旦自溫家起而為君尔初昇既畜異志且欲諷動  
 僚屬雪天大會酒酣出一令須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  
 通貫時齊丘徐融在坐昇舉杯為令曰雪下紛紛便是  
 白起齊丘曰着履過街必須雍齒融意欲挫昇等遽曰  
 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與  
 謀者惟齊丘而已宋齊丘豫章人父嘗在鍾傳幕下  
 齊丘素落魄父卒家計蕩盡已在窮悴朝夕不能度時  
 她洞天為淮南騎將素好士齊丘欲謁之且囊空無備  
 紙筆之費計無所出但于途旅杜門而坐如此殆數日  
 隣房有散藥女尚幼問齊丘曰秀才何以致此齊曰  
 丘以實告女歎曰此甚小事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乃  
 惠以數緡齊丘用市紙筆為誦詠以投洞天其畧曰集



卷之二

日武無成攻文失志歲華贈躋身事蹉跎胸中之萬仞  
 青山壓紙氣宇頭上之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步  
 凌遲皇網廢絕四海淵黑中原血紅扼飛蒼走黃之辨  
 有出鬼沒神之机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接見齊丘窘急  
 乃更其啟翌日復至其畧曰有生不如無生為人若不  
 為鬼又云其為誠懇端只為飢寒兩字洞天始憫之  
 漸加以佐救命功遂至將相乃上表以散樂女為妻以報  
 齊丘以佐命功遂至將相乃上表以散樂女為妻以報  
 宿惠許之 韓熙載仕江南官至諸行待郎晚年不羈  
 女僕百人每延請賓客而先令女僕與之相見或調戲  
 或毆擊或加以常復有醫人及燒煉僧數輩每來無不升  
 而出習以為常復有醫人及燒煉僧數輩每來無不升  
 堂入室與女僕等雜處為主知之雖怒以其大臣不欲  
 直指其過 因命待詔畫為圖以賜之使其自愧而熙載  
 視之安然 沈彬宜春人能為歌詩格高逸應進士不  
 第遂遊長沙會武穆方霸彬獻頌德詩云金翅動身摩  
 日月銀河轉浪洗乾坤武穆覽而壯之欲辟之在幕府  
 以其有足疾遂止彬由是往來衡湘間自稱進士邊錫  
 之下湖南也 後主聞其名召歸金陵令為縣宰彬不  
 就遂授金部郎中致任年八十九初彬既致仕營別業

于鍾山庭有古栢可百餘尺一旦為迅雷所擊仆于地  
 自成四片栢視之欣然謂子庭端曰此天所以賜也  
 汝宜成之庭瑞曰雷擊之木恐非祥不宜為栢栢及矣  
 吾命汝安得違之耶庭瑞惧遂如教卒竟用此栢及矣  
 掘地未及丈餘得石槨上有篆文四字云沈彬之槨其  
 制度大小與棺正相稱遂葬之時人異焉 僧謙光金  
 陵人也素有才辨江南國主以國師禮之然無霸國  
 飲酒如常國主無以禁制而又于諸肉中尤嗜鵝鴨國  
 主常以從容言及釋氏果報且問曰老僧無他願但得  
 鵝生四隻腿鬣長兩重裙足矣國主大笑顯德中政亂  
 國主猶晏然不以介意一旦因賞花命謙光賦詩因為  
 所諷詩云擁袖對芳叢由來事不同髮從今日白花似  
 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  
 曉風何須對零落然後始知空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父恁世為農民 冊府元龜 卷二百一

十唐廣明中黃巢犯闕江淮盜賊蜂起有賊帥王緒者

自稱將軍陷固始縣審知兄潮時為縣佐緒署為軍正



蔡賊秦宗權以緒為光州刺史尋遣兵攻之緒率眾渡江所在剽掠自南康轉至閩中入臨汀自稱刺史緒多疑忌部將有出己之右者皆誅之潮與豪首數輩共殺緒其眾求帥乃刑牲歃血為盟執劍于前祝曰拜此劍動者為將軍至潮拜劍躍于地眾以為神異即奉潮為帥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為政貪暴軍民苦之聞潮為理整肅耆老乃奉牛酒遮道請留潮因引兵圍彥若歲餘克之又平狼山賊帥薛蘊兵鋒日盛唐光啟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為泉州刺史大順中巖卒子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踰年城中食盡乃斬暉

而降由是盡有閩嶺五州之地潮即表其事昭宗因建威武軍于福州以潮為節度福建管內觀察使審知為副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三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審

王審知	德政碑云潮付公以戎旅仍俱表奏尋加刑部尚書威武
軍留後	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又改光祿大夫
檢校司空	轉特進檢校司徒又轉檢校太保琅邪郡王食邑四千
戶食實封	一百戶

五百三十六

校太保封瑯琊郡王梁朝開國累加中書令封閩王是時楊氏據江淮故閩中與中國隔越審知每歲朝貢汎海至登萊抵岸往復頗有風水之患漂沒者十四五後



蔡賊秦宗權以緒為光州刺史尋遣兵攻之緒率眾渡江所在剽掠自南康轉至閩中入臨汀自稱刺史緒多疑忌部將有出己之右者皆誅之潮與豪首數輩共殺緒其眾求帥乃刑牲歃血為盟執劍于前祝曰拜此劍動者為將軍至潮拜劍躍于地眾以為神異即奉潮為帥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為政貪暴軍民苦之聞潮為理整肅耆老乃奉牛酒遮道請留潮因引兵圍彥若歲餘克之又平狼山賊帥薛蘊兵鋒日盛唐先啟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為泉州刺史大順中巖卒于塔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踰年城中食盡乃斬暉

而降由是盡有閩嶺五州之地潮即表其事昭宗因建威武軍于福州以潮為節度福建管內觀察使審知為副母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三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搃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舍其子延興延虹延豐休命延審知知軍府事十月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兄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廷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唐末為威武軍節度福建觀察使累遷檢校太保封瑯琊郡王梁朝開國累加中書令封閩王是時楊氏據江淮故閩中與中國隔越審知每歲朝貢汎海至登萊抵岸往復頗有風水之患漂沒者十四五後



唐莊宗即位遣使奉貢制加功臣進爵邑冊府元龜卷二百三十二

審知起自隴畝以至富貴每以節儉自處遷任良吏省

刑惜費輕徭薄斂與民休息三十年間一境晏然冊府元龜

卷二百二十九

延鈞審知次子後唐長興三年上言吳越國王錢鏐

乞封為吳越王不報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九未幾自稱帝國號大

閩改元龍啟然猶稱藩于朝廷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九清泰二年

遇弒子昶嗣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九

昶嗣偽位朝廷因授昶福建節度使晉天福三年遣使

貢奉至闕止稱閩王其子繼恭稱節度使晉祖乃下制

封昶為閩王冊府元龜卷二百三十二改元通大後遇弒審知少子

延義嗣冊府元龜卷二百三十九

延義嗣偽位改元永隆在位六年遇弒兄進政自稱帝

于福州晉開運三年為李景所滅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九五代史補王

子

潮之來福建也值連帥陳巖卒子塔范暉自稱留後潮

攻拔之盡有其地遂為福建觀察使至其子審知立雖

天下多事就其能修其職貢朝廷嘉之封閩王審知其後

延鈞嗣冊府元龜卷二百三十九改元龍啟其後

為子昶殺昶多行不道閩人殺之立從父延義改元永

隆延義不恤政事因亂為其將連重遇所殺王氏之族

逐滅先是梁朝有王霸者即王氏之遠祖為道士居于  
福州之怡山時愛之臭英樹因其下築壇為朝禮之所  
其後丹成冲虛而去霸嘗云吾之子孫當有王于此方  
者乃自為識藏之于地唐光啟中爛柯道士徐景玄因  
于壇東北隅取土覆其詞曰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  
不滿一千年自有系孫列又曰後來是三王潮水蕩福



殃者以為潮蕩禍殃謂王潮除其禍選以開基業也  
 議者以為潮蕩禍殃謂王潮除其禍選以開基業也  
 代二乍間謂陳巖逢王潮未幾而亡土地為其所有也  
 不過潮與審知兩世耳初王潮嘗假道為洪州時鍾傳  
 為洪州節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土相接必為已患  
 陰欲誅之有僧上蓋者通于術教動皆先知大為鍾所  
 重因入謁察傳詞氣驚曰令公何故起惡意是欲殺王  
 潮吾傳不敢隱盡以告之上蓋曰老僧觀王潮與福建  
 有緣必變彼時作一好世界令公宜加禮厚待若必殺  
 之令公之福去矣于是傳加以援逆及審知之嗣位也  
 楊行密方盛常有吞東南之志氣審知居常憂之因其  
 先人嘗為上蓋所知乃使人賫金帛往遺之號曰送供  
 且問國之休咎使回上蓋以十字為報其詞曰不伯羊  
 入屋只怕錢入腹審知得之歎曰羊者楊也腹者福也  
 得福州之慮不在楊行密而在錢氏乎今內外將吏  
 無姓錢者必為子孫後世之憂矣至延義為連重過所  
 殺諸將爭立江南乘其時命查文徽領兵伐之經年不  
 能下會兩所救兵至文徽腹背受敵遂大敗自是福州  
 果為錢氏所有入腹之讖始應蓋國之具衰皆冥數先定矣

考

徐寅登第歸闕中途經大梁因獻太祖遊大梁賦時梁  
 祖與太原武皇為讐敵武皇眇一目而奴望英威已膽  
 落宣欲曲媚梁祖故詞及之云一眼肉奴望英威已膽  
 之取梁也四方諸侯以為唐室復具奉琛為慶者相繼  
 王審知在閩中亦遣使至處名其使閩曰徐寅在臣使  
 不敢隱以無恙對莊宗因慘然曰汝歸語王審知父母  
 之讐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聞在彼中何以容之  
 使回其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主上欲殺徐寅爾今殺則  
 未敢奉詔但不可用矣即日戒閣者不得引接徐寅  
 坐是終身止于秘書正字江為建州人工于詩乾祐  
 中福州王氏國亂有故人任福州官屬恐禍及一旦亡  
 去將奔江南乃間道謁為經數日囊中得所撰表章于  
 其人未出境遭邊吏所擒仍于囊中得所撰表章于  
 收為與奔者俱械而送為臨刑詞色不暇彈賦一為可矣  
 將死也願日影而彈琴吾令琴則不暇彈賦一為可矣  
 乃索筆為詩曰街鼓侵人急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  
 令夜宿誰家聞者莫不傷之黃滔在閩中為王審知  
 推官一旦饋之魚時滔方與徐寅對談遂請為代謝  
 寅援筆而成其畧曰街鼓斷索才從羊續賒來列在瑯



殃巖逢二乍間未免有銷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  
 議者以為潮蕩禍殃謂王潮除其禍選以開基業也巖  
 逢二代乍間謂陳巖逢王潮未幾而亡土地為其所有也  
 不遇潮與審知兩世耳初王潮嘗假道為洪州時鍾傳  
 為洪州節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土相接必為己患  
 陰欲誅之有僧上蓋者通于術數動皆先知大為鍾所  
 重因入謁察傳詞氣驚曰令公何故起惡意是欲殺王  
 潮吾傳不敢隱盡以告之上蓋曰老僧觀王潮與福建  
 有緣必變彼時作一好世界令公宜加禮厚待若必殺  
 之令公之福去矣于是傳加以援逆及審知之嗣位也  
 楊行密方盛常有吞東南之志氣審知居常憂之因其  
 先人嘗為上蓋所知乃使人賫金帛往遺之號曰送供  
 且問國之休咎使回上蓋以十字為報其詞曰不怕羊  
 入屋只怕錢入腹審知得之歎曰羊者楊也腹者福也  
 得福州之慮不在楊行密而在錢氏乎今內外將吏  
 無姓錢者必為子孫後世之憂矣至延義為連重過所  
 殺諸將爭立江南乘其時命查文徽領兵伐之經年不  
 能下會兩所救兵至文徽腹背受敵遂大敗自是福州  
 果為錢氏所有入腹之識始應蓋國之具衰皆冥數先定矣

一

徐寅登第歸閩中途經大梁因獻太祖遊大梁賦時梁  
 祖與太原武皇為讐敵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門部  
 落落宣欲曲媚梁祖故詞及之云一眼肉奴望英威  
 之滅梁也四方諸侯以為太原者武皇見其大起及莊宗  
 王審知在閩中亦遣使至遞名其使問曰徐寅在否使  
 不敢隱以無恙對莊宗因慘然曰汝歸語王審知父母  
 之讐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聞在彼中何以容之  
 使回其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主上欲殺徐寅爾今殺則  
 未敢奉詔但不可用矣即日戒閣者不得引接徐寅  
 坐是終身止于秘書正字江為建州人工于詩乾祐  
 中福州王氏國亂有故人任福州官屬恐禍及一旦亡  
 去將奔江南乃聞道謁為經數日為且與草投江南表  
 其人未出境遭邊吏所擒仍于囊中得所撰表章于是  
 收為與奔者俱械而送為臨刑詞色不撓且曰稽康之  
 將死也顧日影而彈琴吾令琴則不暇彈賦一為可矣  
 乃索筆為詩曰銜鼓侵人急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  
 令夜宿誰家聞者莫不傷之黃滔在閩中為王審知  
 推官一旦饋之魚時滔方與徐寅對談遂請為代謝  
 寅援筆而成其畧曰銜諸斷索才從羊續賒來列在瑯



鹽使到馮驩食  
處時人大稱之

史臣曰昔唐祚橫流異方割據行密以高材提足啟之  
于前李昇以履霜豎冰得之于後以偽易偽逾六十年  
洎有周興薄伐之師皇上示懷柔之德而乃走梯航而  
入貢奉正朔以來庭如是則長江之險又何足以恃哉  
審知僻據一隅僅將數世始則可方於吳芮終則當効  
于尉佗與夫穴蜂井蛙亦何相遠哉五紀之亡蓋其幸  
也

永樂大典卷六  
千八百四十八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僭偽列傳第二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初隨父晟客于范陽  
晟以軍吏補新興鎮將事節度使李可舉仁恭幼多智  
數陳力于軍中李全忠之攻易定也別將于晏圍易州  
累月不能拔仁恭穴地道以陷之軍曰號曰劉窟頭稍  
遷裨校仁恭志大氣豪自言嘗夢大佛幡出于指端或云  
年四十九當領旄節此言頗泄燕帥李匡威惡之不欲  
令典軍改為府掾出為景城令屬瀛洲軍亂殺郡守仁



恭募白丁千人討平之匡威壯其才復使為帳中爪牙  
令將兵戍蔚州兵士以過期不代思歸流怨會李匡儔奪  
兄位戍軍擁仁恭為帥欲攻幽州比至居庸關為府兵  
所敗仁恭挈族奔于太原武皇遇之甚厚賜田宅以處  
之出為壽陽鎮將從征吐渾仁恭教進畫于蓋寓言幽  
州可圖之狀願得步騎萬人即指期可取武皇從之洎  
仁恭舉兵屢不尅捷唐乾寧元年十一月武皇親征匡  
儔十二月破燕軍於威塞進拔媯州收居庸二十六日  
匡儔棄城而遁武皇令李存審與仁恭入城撫勞封府  
庫郎以仁恭為幽州節度使留腹心燕留德等十餘人

分典軍政武皇乃還二年七月武皇討王行瑜師于渭  
北上章請授仁恭節鉞九月天子以仁恭為檢校司空  
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三年羅弘信背盟武皇遣李存信  
攻魏州徵兵于燕仁恭託以契丹入寇俟敵退聽命四  
年七月武皇聞克鄆俱陷復徵兵于仁恭數月之間使  
車結轍仁恭辭旨不遜武皇以書讓之仁恭覽書媿罵  
拘其使人晉之戍兵在燕者皆拘之復以厚利誘晉之  
驍將由是亡命者衆矣八月武皇討仁恭九月五日次  
安塞軍九日渡木瓜澗大為燕軍所敗死傷大半既而  
仁恭告捷于梁祖梁祖聞之喜因表仁恭加平章事仁



恭又遣使于武皇自陳邊將擅興之罪武皇以書報之  
仁恭既絕于晉恒懼討伐募兵練衆常無虛月光化元  
年三月令其長子襲滄州盧彥威委城而遁遂兼有滄  
景德三郡以守文為留後請節鉞于朝昭宗怒其擅興  
不時與之會中使至范陽仁恭私之曰旄節吾自有但  
要長安本色耳何以累章見阻為吾言之其恃戾如此  
仁恭兵鋒益盛每戰多捷以為天贊遂有吞噬河朔之  
志二年正月仁恭率幽滄步騎十萬號三十萬將兼併  
魏博鎮定師次貝州一鼓而拔無少長皆屠之清水為  
之不流羅紹威求援于汴汴將李思安葛從周赴之思

安屯內黃仁恭兵圍魏州聞汴軍在內黃戒其子守文  
曰李思安怯懦汝之智勇比之十倍當先殄此鼠輩次  
擄紹威守文與軍可及率漁陽精甲五萬夾清水而上  
思安設伏于內黃清水之左表象先設伏于內黃清水  
之右思安逆戰于繁陽城偽不勝徐退燕人追躡至于  
內黃思安步兵成列迴擊之燕人將引退左右伏兵發  
燕軍大敗臨陣斬軍可及守文軍騎僅免五萬之衆無  
生還者時葛從周率邢洛之衆入魏州與賀德倫李暉  
出擊賊營是夜仁恭燒營遁走汴人長驅追擊自魏至  
長河數百里殪屍蔽地敗旗折戟纍纍于路鎮人又邀



鄭

擊于東境燕軍復敗仁恭自是垂翅不振者累年汴人乘勝攻滄州仁恭率師援之營于乾寧軍汴將氏叔琮逆戰燕軍退撓退保瓦橋乃卑辭厚禮乞師于晉武皇遣兵逼邢洛以應之十月汴人陷瀛鄭二州晉將周德威將兵出飛狐仁恭復修好于晉天祐三年七月梁祖自將兵攻滄州營于長蘆仁恭師徒屢喪而酷法盡發部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各自備兵糧以從軍閭里為之一空部內男子無貴賤並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懸其臂文曰一心事主繇是燕薊人士例多黥淫或伏竄而免仁恭閱衆得二十萬進至瓦橋汴人深溝

高壘以攻滄州內外阻絕仁恭不能合戰城中大飢人相篡啖析骸而爨九土而食轉死骨立者十之六七自七月至十月仁恭遣使求援于晉前後百餘輩武皇乃徵兵于燕仁恭遣都將李溥夏侯景監軍張居翰書記馬郁等以兵三萬來會十二月合晉師以攻潞州降丁會乃解滄州之圍是時天子播遷中原多故仁恭嘯傲薊門志意盈滿師道士王若訥祈長生羽化之道幽州西有名山名曰大安山仁恭乃于其上盛飾館宇僭擬宮掖娶室女艷婦勞極侈麗又招聚緇黃合仙丹誦求法要一又以瑾泥作錢令部內行使盡斂銅錢于大安



山巔鑿穴以藏之藏畢即殺石匠以滅其口又禁江表  
茶商自擷山中草葉為茶以邀厚利改大名為大恩山  
仁恭有嬖妾曰羅氏美姿色其子守光悉之事洩仁恭  
怒笞守先謫而不齒四年四月汴將李思安以急兵攻  
幽州營于石子河仁恭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先自外  
帥兵來援登城拒守汴軍既退守先乃自為幽州節度  
令其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  
戰為小喜所敗乃攜仁恭歸幽州囚于別室仁恭左右  
迨至婢媵與守先不協者畢誅之其兄守文在滄州聞  
父被囚聚兵大哭諭之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自古豈

有子讐父者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即率滄德之  
師討之守先逆戰于雞蘇為守文所敗既而守文許悲  
單馬立于陣場泣諭于眾曰勿殺吾弟時守先驍將元  
行欽識之被擒滄兵失帥自潰守先乃執兄于別室圍  
以叢棘乘勝進攻滄州滄州賓佐孫鶴呂充已推守文  
子延祚為帥守先攜守文于城下攻圍累月城中乏食  
米斗直三萬人首級亦直十千軍士食人百姓食堊土  
驢馬相遇食其鬃尾士人出入多為強者屠殺久之延  
祚力窮以城降于守先守文尋亦遇害守先性分庸昧  
以父兄失勢謂天所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以鉄籠盛



鯁

之薪火四逼又為鉄刷剗別人面膏衣赭黃袍頽謂將吏曰當今海內四分五裂吾欲南面以朝天下諸君以為何如賓佐有孫鶴者骨鯁方略之士也率先對曰王西有并汾之患北有契丹之虞乘時觀變專待薄人彼若結黨連衡侵我疆場地形雖險勢不可支甲兵雖多守恐不暇縱能却敵未免生憂王但拊士愛民補兵完賦賊義声馳于天下諸侯自然推戴今若恃兵與險未見良圖守先不悅及梁軍據深冀王鎔乞師于守先孫鶴勸守先出援軍以圍國霸葉守先不從及莊宗有相鄉之捷守先謀攻易定諷動鎮人欲為河發元帥莊宗乃與

鎮州節度使王鎔易定節度使王處直招義節度使李嗣昭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天德軍節度使宋瑤同遣使奉冊推守先為尚父以稔其惡守先不悟謂藩鎮畏已仍以諸鎮狀送梁祖言臣被晉王等推臣為尚父堅辭不獲又難拒違臣竊料所宜不如陛下與臣河北道都統則并鎮之叛不足平殄矣梁祖知其詐優答之仍命閭門使王腫供奉官夏彥璋等使于燕冊守先為河北道採訪使六月梁使至守先令所司定尚父採訪使儀注所司取唐朝冊太尉禮以示之守先曰此儀注中何無郊天改元之事梁使曰尚父雖尊猶是人臣守先怒



投于地謂將吏曰方今天下鼎沸英雄角逐朱公創號于夷門楊渭假名于淮海王建自尊于巴蜀茂貞矯制于岐陽皆因茅土之封自假帝王之制然兵虛力寡疆場多虞我大燕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東有魚鹽之饒北有塞馬之利我南面稱帝誰如我何今為尚父孰當帝者公等促其帝者之儀予且為河朔天子燕之將吏竊議以為不可守先置斧鑕于廷令將佐曰今三方協贊予難重違擇日而帝矣從我者賞橫議者誅孫鶴對曰滄州破敗僕乃罪人大王寬容乃至今日不敢阿旨以悞家國苟聽臣言死且無悔守先大怒推之伏鑕

監軍

令軍士割其肉噉之鶴大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矣守先命窒其口寸斬之有識為之嗟惋乃悉召部內官吏教習朝儀邊人既非素習舉措失容相顧請笑八月十三日守先僭號大燕皇帝改年曰應天以梁使王曠判官齊涉為宰相史彥璋為御史大夫偽冊之日契丹陷平州莊宗聞之大笑張承業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老氏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守先狂蹶請遣使省問以觀其虜十月莊宗命太原少尹李承勳往使承勳至守先怒不稱臣械之于獄十二月莊宗遣周德威出飛狐會鎮定之師以討之德威攻圍歷年屬郡皆



下守光堅保幽州求援于梁北誘契丹救終不至十年  
十月守光遣使持幣馬見德威乞降又乘城呼曰予俟  
晉王至耶即出城十一月莊宗親征二十三日至幽州  
單騎臨城召守光曰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  
曰某姐上肉耳莊宗怒之折弓為盟許其保全守光辭  
以他日莊宗乃令諸軍攻之二十四日四面畢攻莊宗  
登燕太子墓觀之俄而數騎執仁恭并其孥來獻禮州遊  
奕將李彥暉于燕樂縣獲守光并妻李氏祝氏男繼珣  
繼方繼祚等來獻初守光城破後携其妻子將走冀南  
依劉守奇公路寒瘡足踵經日不食至燕樂縣匿于坑

谷令妻祝氏乞食于田父張師造突怪婦人異狀詰之  
遂俱擒焉莊宗方宴府第引仁恭守光二席父子辨泣  
謝罪莊宗慰撫之曰往事不復言人誰無過改之為貴  
乃歸之博舍是月己卯晉人執守光及仁恭露布表其  
罪驅以班師十一年正月至晉陽仁恭父子荷校于露  
布之下父母唾面罵守光曰逆賊破家如是守光俯首  
不顧自范陽至晉陽涉千餘里所在聚觀呼守光為劉  
黑子色略無媿色莊宗以仁恭守光拘于都城即告南宮  
七廟禮畢守光與李小喜鄭藏斐劉延鄉及其二妻皆  
伏誅李小喜者本晉之小校先奔于燕守光以為愛將



守先雖凶淫出于天性然而稔惡侈毒抑亦小喜贊成  
守先將敗前一日來降守先將死大呼曰臣之悞計小  
喜榮感故也若罪人不死臣必訴于地下莊宗急召小  
喜至令證辯小喜瞋目叱守先曰因父殺兄忝淫骨肉  
亦我教耶莊宗怒小喜失禮先斬之守先慟哭曰王將  
定天下臣精于騎何不且留指使二妻讓之曰皇帝事  
勢及此生不如死即延頸就戮守先猶哀訴不已既誅  
命判官司馬揆備轎轎瘞于城西三里龍山下令  
副使盧汝弼李存霸拘送仁恭至代州于武皇陵前刺  
心血以祭誅于雁門山下自仁恭乾寧二年春入幽州

仁

至天祐十年父子相承十九年而滅永樂大典卷九百九  
劉陟即劉龔初名陟其先彭城人祖白仕唐爲潮州  
長史因家嶺表父謙素有才識唐咸通中宰相韋宙出  
鎮南海謙時為牙校職級甚卑然氣貌殊常宙以猶女  
妻之妻以非其類堅止之宙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我  
子孫或可依之謙後果以軍功拜封州刺史兼賀水鎮  
使甚有稱譽謙之長子曰隱即韋氏女所生也幼而奇  
特及謙卒賀水諸將有無賴者幸變作亂隱定計誅之  
連帥劉崇龜聞其才署為右都校復領賀水鎮俄奏兼  
封州刺史用法清肅威望頗振唐昭宗以嗣薛王知柔



懼隱

石門扈蹕功授清海軍節度使詔下有府之牙將盧瑒  
 譚杞謀不稟朝命隱舉部兵誅瑒杞以聞知柔至深德  
 之辟為行軍司馬委以兵賦唐昭宗命宰相徐彥若代  
 知柔復署前職彥若在鎮二年臨薨手表奏隱為兩使  
 留後昭宗未之許命宰相崔遠為節度使遠行及江陵  
 聞嶺表多盜遠語遲留不進會遠復入相乃詔以隱  
 為留後然久未即真及梁祖為元帥隱遣使持重賂以  
 求保薦梁祖即表其事遂降旄節梁開平初恩寵殊厚  
 遷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梁祖死禮畢即檢  
 校太師兼中書令又兼命領安南都護充清海靜海兩

軍節度使進封南海王

案東都事略不載隱封南海王  
宋史不載隱封南海王

史互有詳畧考五代會要劉開平四年三月卒陟隱之  
隱進封南海王在開平四年

弟也隱卒代據其位及梁末帝嗣位務行姑息之政乃

盡以隱之官爵授陟先是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源或

自擅兵賦數侵廣之西鄙陟舉兵討之邕容皆敗因附

庸于陟又交州土豪曲承美亦專據其地送款于梁因

正授旄鉞陟不平之遣將李知順伐之執承美以獻陟

自是盡有嶺表之地及聞錢鏐封吳越王陟恥稱南海

之號乃嘆曰中原多故誰為真主安能萬里梯航而事

偽庭乎梁貞明三年八月陟乃僭號于廣州國號大漢



偽改元為乾亨明年僭行郊禮赦其境內及改名巖陟  
僭位之後廣聚南海珠璣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窮奢極  
侈娛僭一方與嶺北諸藩歲時交聘及聞莊宗平梁遣  
偽宮苑使何詞來聘稱大漢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莊  
宗召見于鄴宮問南海事狀且言本國已發使臣大陳  
物朝貢今秋即至初陟聞莊宗兵威甚盛故令何詞來  
視虛實時朝政已紊莊宗亦不能以道制禦遠方南海  
貢亦不至自是與中國遂絕唐同光三年冬白龍見于  
南海改偽乾亨元年為白龍元年陟又改名龔以符龍  
之瑞也白龍四年春又改大有元年是歲陟僭行籍田

之禮陟之季年有梵僧善占算之術謂陟不利名龔他  
年慮有此姓敗事陟又改名龔龔讀之他姓古文無此字

蓋妄撰也陟性雖聰辯然好行苛虐至有炮烙割剔截

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若據爐炭惟厚自奉養廣務華

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嶺北行商或至其

國皆名而視之誇其壯麗每對北人自言家本咸秦耻

為蠻夷之主又呼中國帝王為洛州刺史其妄自尊大

皆此類也晉天福七年夏四月陟以卒疾凡僭號二十

六年年五十四偽諡為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

于玠嗣永樂大典卷九千九百九



玠陟長子也初封賓王又封秦王陟卒遂龍位偽號光  
天玠性庸昧僭位之後大恣荒淫尋爲其弟晟所弒在  
位一年偽諡爲殤帝

永樂大典卷九千九百九

晟陟第二子也偽封勤王又封晉王玠之立也多行淫  
虐人皆惡之晟因與其弟偽越王昌等同謀弒玠自立  
爲帝改元爲應乾又改爲乾和晟率性荒暴得志之後  
專以威刑御下多誅滅舊臣及其昆仲數年之間宗族  
殆盡又造生地獄凡湯鑊鐵床之類無不備焉人有小  
過咸被其苦及湖南馬氏昆弟尋戈思曰其譽遣兵攻  
桂林管内諸郡及彬連格賀等州皆身之自此全有南

越之地周顯德五年秋八月晟以疾卒爲諡曰文武先  
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是歲以六月望夜  
宴于甘泉宮是夕月有蝕之測在牛女之域晟自覽占  
書既而投之于地曰自古誰能不死乎縱長夜之飲至  
是而卒

永樂大典卷九千九百九

張晟長子也偽封衛王晟卒乃襲僞位時年十七改元  
爲大寶張性庸懦不能治其國政事咸委于閹官復有  
官人具冠帶預職官理外事者由是綱紀大壞先是廣  
州法寺有菩提樹一株高一百四十尺大十圍傳云蕭  
梁時西域僧真諦之所手植蓋四百餘年矣皇朝乾德



五年夏為大風所拔是歲秋銀之寢室屢為雷震識者知其必亡皇朝開寶三年夏王師始議南征四年二月五日王師壓廣州銀盡焚其府庫將赴火而死既而不能引決尋為王師所擒舉族遷于京師皇上赦而不誅仍賜爵為恩赦候其後事其皇家日歷陟始自梁貞明三年僭號歷三世四五至皇朝開寶四年凡五十五年而亡承

大典卷九千九百九

劉崇太原人漢高祖之從弟也少無賴好陸博意錢之戲弱冠隸河東軍唐長興中遷虢州今以漢祖鎮并汾奏為河東步軍都指揮使逾年授麟州刺史復為河東

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三城巡檢使遙頭四州防禦使漢祖起義于河東以崇為特進檢校太尉以太原尹是歲五月漢祖南行以崇為北京留守尋加同平章事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乾祐二年九月加兼中書令時漢隱帝以幼年在位政在大臣崇亦招募亡命繕完兵甲為自全之計朝廷命令多不稟行徵斂一方略無虛日人甚苦之三年十一月隱帝遇害朝廷議立崇之子徐州節度使贇為主會周太祖為軍眾所推降封贇為湘陰公崇乃遣牙將李訾奉書求贇歸藩會贇已死唯以優辭答之周廣順元年正月崇僭號于河東稱漢



改名旻仍以乾祐為年號署其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太原尹以判官鄭珙趙華為宰相副使李瓌代  
州刺史張暉為腹心尋遣承鈞率兵攻晉隍二州不克  
而退九月崇自領兵由陰地關寇晉州乞師于契丹契  
丹以五千騎助之合兵以攻平陽又分兵寇昭義周太  
祖遣樞密使王峻等率大軍以援晉絳崇聞周師至遂  
焚營而遁是歲晉絳大雪崇駐軍六十餘日邊民走險  
自固兵無所掠士有飢色比至太原十七三四二年二  
月崇遣兵三千餘眾寇府州為折德立所破其所部苛  
嵐軍為德辰所取崇自僭稱之後以重幣求援于契丹

仍稱臣以事之契丹偽冊崇為英武皇帝及周世宗嗣  
位崇復乞師于契丹以圖入寇契丹遣北楊衮合勢大  
舉來迫潞州顯德元年三月周世宗親征與崇戰于高  
平大敗之崇與親騎十數人踰山而遁中夜迷情不知  
所適剗村民使為鄉導誤趨晉州路行百餘里方覺崇  
怒殺鄉導者得佗路而去乃易名號被毛褐張草笠而  
行至沁州與從者三五騎止于郊舍寒餒尤甚潛令告  
偽刺史李廷誨廷誨饋盤飧解衣裘而與之每至屬邑  
縣吏奉食已箸未舉聞周師至即蒼黃而崇年老力憊  
伏于馬上日夜奉竄僅能支持距太原一舍其子承鈞

去



夜以兵百人迎之而入及周師臨城下崇氣懾自固閉  
壘不出月餘世宗乃旋軍顯德二年十一月崇以病死  
其子承鈞襲偽位鈞之事跡具皇家日歷永樂大典卷  
九千九百九  
史臣曰守先運天反道從古所無迨至臨刑尚求免死  
非唯惡之極也抑亦愚之甚也劉晟據南極以稱雄屬  
中原之多事洎乎奕世遇我昌朝力憊而亡不泯其嗣  
亦其幸也劉崇以亡國之餘而竊偽王之號多見其不  
知量也今元惡雖斃遺孽尚存勢蹙民殘不亡何待永  
樂

大典卷九  
千九百九

綱目



卷之二